

第九个人被杀前，请不要弃书而逃

*One Step
Behind*

血宴

我打开喜帖，送你们前往死亡的血宴

〔瑞典〕亨宁·曼凯尔/著 李广/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One Step
Behind*

血宴

【瑞典】亨宁·曼凯尔 / 著 李广 /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宴 / (瑞典) 曼凯尔著 ; 李广译 .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2014

书名原文 : One step behind

ISBN 978-7-5399-7311-1

I. ①血… II. ①曼…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2044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 图字10-2011-293

STEGET EFTER © by Henning Mankell 1997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Leopard Förlag, Stockholm and Leonhardt & Høier Literary Agency A/S, Copenhagen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14 by Beijing Fonghong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血 宴

著 者	[瑞典] 亨宁·曼凯尔
译 者	李 广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刘艳春
封面设计	罗久才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97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311-1
定 价	42.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下午5点后，雨住了，蜷缩在这棵大树旁的人小心翼翼地脱下他的外套。雨最多持续了半个小时，也不算大，但却浸透了他的衣服。一阵懊恼涌上心头，他现在不想感冒，尤其是在仲夏前夕^[1]。

他把雨衣平放在地上，站起身来，腿已经麻木。他一边轻缓地来回挪动，使自己的血液通畅，一边四下张望，警惕着周边的动静。他知道，他要等的人晚上8点之前是不会来的，这是他们计划好的。但仍然有可能——尽管这个可能性很小，也许会有人从其中一条羊肠小道过来。这是他唯一不能控制也不确定的因素。不过，即使这样，他并不担心。这是仲夏的傍晚，在这个保护区内没有设立野营或野餐的地方，并且将要来的那些人之所以

[1] 仲夏节是北欧国家的传统节日，每年的6月24日前后举行。仲夏节前夜又叫仲夏前夕。

精心选择这儿做野营地，就是因为不想被打扰。

他们在两个星期前就已选定了这个地方，那时，他已经跟踪他们好几个月了。在得知了他们的决定后，他还过来看了看。在保护区溜达的时候，他费尽心思才没被人发现。有一对老年夫妇在小道上散步，他躲在树后，直到那对夫妇走了才敢露面。

后来，找到他们为仲夏节准备的场地时，他不由惊呼：这真是个完美的场地！这是一块谷地，四周长着郁郁葱葱的灌木丛，再远一点的山上有些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场地了——无论对他们的活动来说还是对他的这次计划来说。乌云慢慢散去，太阳再次照耀大地，天气一下子暖和起来。这个六月凉飕飕的，大家都在抱怨斯科纳的初夏，他也同意大家的看法，他从来都是这样。他觉得，附和他人是避开生活难题的唯一途径，因此，他学会了附和。

他抬头仰望天空，已没有还会下雨的迹象了。春天和初夏的确寒冷，但如今仲夏夜已经临近，太阳也探出头来了。他想，这将会是个美丽的夜晚，也将是个难忘的夜晚。

空气中弥漫着草腥味，他听到某个角落昆虫振翅的声音，在小山的左翼，能瞥见大海。他两腿叉开站在那儿，吐出嘴里已经开始融化的口嚼烟，并用脚把它捻进沙地里——他从来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他一直想戒烟，他觉得吸烟是个坏习惯，与他不相称。

他们约好在哈马尔会合，这是最佳选择，因为他们中有两个人是锡姆里斯港人，其他是于斯塔德人。他们要先开车到自然保护区，停好车后再徒步到他们选定的场地——他们曾花了很长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才统一意见。他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反复地交换意见，最后，有人提议选择哈马尔作为见面地点，其他人很快同意了——这也许是时间紧迫的缘故吧。他们一个人负责食物，另一个人则负责去哥本哈根租赁所需的服装和假发。当然，他们还不能心存丝毫侥幸，就连坏天气这样的因素也要考虑

进去：仲夏前夕下午2点，他们中的一个人把一个大篷布、一卷胶带和一些旧帐篷铝钉装进自己的红色粗呢背包里，这样，即便下雨了，他们也有栖身之所。

一切准备就绪后，突然发生了一件他们未预料到的事：一个人病倒了。病倒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或许是这群人中最期待这次仲夏前夕计划的一个，他们已经快一年没见过她了。这天早上一起床，她就感到恶心。起初，她觉得应该是自己太紧张的缘故，但几小时过去了，接近正午时，她开始呕吐，还伴有高烧。直到此时，她仍希望这一切都会过去，可是，当车子来接她的时候，她手扶车门站着，两腿直战抖。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她病得太严重了，已经去不了了。

因此，仲夏前夕的7点半，只有他们三人来到哈马尔，但这并没有挽了他们的兴致，他们经验丰富，知道这些事情难免会发生，因为没有人可以阻挡疾病的突袭。

他们将车停在保护区外，带上他们的篮子，沿一条小路走向目的地。其中一人觉得他似乎听到远处有手风琴的声音，可事实上，这儿只有鸟鸣和远处的浪涛声。

一到达目的地他们就觉得选对了地方：在这里，不用担心被打扰，可以静静地等待黎明。

此刻，天空万里无云，一个清新而美丽的仲夏夜即将来临。二月初的时候，一次他们谈到对愉快的夏夜的向往，从那时起他们就已经开始为仲夏前夕拟定计划了。那天他们喝了许多酒，为“黄昏”的确切含义而肆意争辩着。这个介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特殊时刻到底是什么时候降临的？人们如何用语言去描绘黄昏时刻的地表景观？对这个以影子的长度界定的模糊的过渡状态，人们能发出多少种感慨？关于这些，他们最终没有达成共识，“黄昏”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但那个晚上之后，他们就开始准备他们的庆祝之旅了。

他们来到空地上，放下篮子，然后各自分头清理草丛。他们把一些小的化妆镜挂在树枝上，以便检查妆容和假发。

大家都在精心准备，没人发觉远处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们。要将假发戴整齐，似乎是最简单的，而穿紧身胸衣、戴衬垫、套衬裙要稍难一些，难度和打领结及弄褶皱差不多——更不用说往脸上擦厚厚的粉了。他们想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完美，他们是在玩游戏，而且是在认真地玩游戏。

晚上8点，他们从草丛后面出来，彼此对视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次，他们离开自己的时代，奔赴另一个时代——贝尔曼时代。贝尔曼，18世纪饮酒狂欢的诗人。

他们突然靠在一起大笑起来，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他们铺开一块大桌布，揭开装食物的篮子，并放上几首贝尔曼最流行的歌曲，磁带名字叫《弗雷德曼的书信集》。接下来，他们的庆祝晚会便正式开始了。

他们畅谈着，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回想这个夜晚的。他们准备为自己创造另一个秘密。

到了午夜，他还没打定主意是否动手，他知道自己有充裕的时间：他们会待到黎明，或许还会在这儿睡上一个早上。他对他们的计划了如指掌，这让他感到自己拥有无穷的力量——这里的所有人中只有占据上风的他能够离开。

晚上11点刚过，他断定他们都喝醉了，便小心翼翼地变换了自己的位置。他找到自己初来此地时确定的据点——那个略高于这座小山的一个浓密的灌木丛，从这里可以将那张浅蓝色桌布上发生的事尽收眼底，并且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他们。即使他们时不时地离开桌布去方便，他也能一览无余。

午夜已过，他仍旧等待着，没有任何行动。他在犹豫，突然觉得有个地方不对劲：他们本应该是四个人，有一个没来。他在脑海里迅速过滤了所有可能的原因，心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出乎意料的事。难道是那个女人改变主意了？

还是她生病了？

他听着那边传来的音乐声和笑声，不时地想象着自己也坐在那张浅蓝色的桌布上，手里拿着酒杯。他会尝试戴假发，或许还能穿穿那些衣服也说不定。他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任何束缚。即使不能隐身，他还是拥有他们无法超越的力量。

他继续等待着，听着他们此起彼伏的笑声。一只夜莺从他的头顶掠过。

现在已是凌晨3点10分，不能再等了，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不用表他也能确定时间。

他已经记不清最后一次戴手表是什么时候了，但时针和分针一直在他的脑海中不停地走着——他内心有一个钟，什么时候都不会出错的。

浅蓝色桌布上一切平静，他们相互挽着手臂，听着音乐。他不确定他们有没有睡着，但这一刻他们都沉浸其中，并未察觉到他就在身后。

他拿出一直放在雨衣里的带有消音器的左轮手枪，迅速环顾四周，然后悄无声息地走到这群人身后的大树下，停留了几秒钟——丝毫没有有人觉察。他最后一次看了看四周，除了他们几个人外，没有任何人。

他跳出来朝每个人的头部开了一枪，白色假发上顿时溅满鲜血。一切都结束得如此之快，他们几乎还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就全倒在他的脚下。他们依旧相互挽着手臂，跟几秒钟前一样。

他关掉一直在播放着的磁带，再一次环顾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小鸟在鸣叫。他收好枪，将餐纸铺在桌布上——他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他坐在餐纸上，看着这些之前笑声不断而现在都已死去的人。平静的生活并未受到影响，他寻思道，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桌布上有四个人，正如以前计划的那样。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但并没有喝——尽管他快忍不住了。他试了一个假发，吃了一点食物，尽管他并不是很饿。

3点半时，他站起身来。他仍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些早起的人常常会来这片自然保护区，万一有人离开小径找到了这片空地，他们也不会发现任何蛛丝

马迹，至少现在还没有。

他离开这里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翻检他们的袋子和衣服。他发现了他正在寻找的东西——这三个人一直随身带着的护照。他把这些护照放进自己的口袋，过完今天他将把它们全部烧掉。

他最后一次环顾四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型相机拍了一张照片，仅仅一张。这张照片看着就像一张 18 世纪的油画——如果不是有人曾在这里杀过人。

这是仲夏前夕过后的早上，6 月 22 日，星期六，这将是美好的一天。斯科讷终于迎来了夏天。

目 录

PROLOGUE	
楔 子	1
CHAPTER 1	
神秘明信片	1
CHAPTER 2	
失踪案	12
CHAPTER 3	
梦觉凶兆	24
CHAPTER 4	
公寓残尸	35
CHAPTER 5	
古怪现场	47
CHAPTER 6	
农舍魅影	59
CHAPTER 7	
神秘照片	71
CHAPTER 8	
谁是露易丝	82
CHAPTER 9	
秘照终现	93

CHAPTER 10	
杀手之心	104
CHAPTER 11	
唯一幸存者	115
CHAPTER 12	
死尸重现	125
CHAPTER 13	
双案谜团	134
CHAPTER 14	
摆尸游戏	144
CHAPTER 15	
一步之遥	153
CHAPTER 16	
诡异来电	163
CHAPTER 17	
寻找伊莎	175
CHAPTER 18	
绝命孤岛	185
CHAPTER 19	
午夜惊魂	197

CHAPTER 20	
同性恋疑云	207
CHAPTER 21	
警官的霸王餐	218
CHAPTER 22	
天衣无缝	230
CHAPTER 23	
邪恶教派	240
CHAPTER 24	
三角畸恋	247
CHAPTER 25	
血色婚礼	253
CHAPTER 26	
露易丝惊现	262
CHAPTER 27	
致命信件	271
CHAPTER 28	
恶魔邮递员	278
CHAPTER 29	
易容高手	287

CHAPTER 30	
第五个计划	296
CHAPTER 31	
独闯魔窟	306
CHAPTER 32	
死亡警告	317
CHAPTER 33	
心魔之唤	329
CHAPTER 34	
寻踪觅迹	340
CHAPTER 35	
血宴设局	350
CHAPTER 36	
正面交锋	362
CONCLUSION	
结 语	371



CHAPTER 1 神秘明信片

1996年8月7日星期三这天，库尔特·维兰德差点在于斯塔德东部的一场交通事故中丧了命。事故发生在清晨6点左右。他正开车行驶在从尼布罗斯坦德去奥斯特兰的路上。突然看见对面有一辆卡车正冲向他的法国标致。他赶紧向一旁急打方向盘，与此同时一阵刺耳的鸣笛声从卡车方向传了过来。

他刚把车停到路边，一阵强烈的恐惧感立刻把他淹没了。他的心怦怦直跳，几乎要蹦出胸口，恶心和眩晕也随之而来，他感觉自己快要昏倒了，只能用手紧紧地抓住方向盘。镇定下来后，他才回想起之前发生了什么——自己竟然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睡得连这辆老古董车上了相反的车道都没有察觉！只要再多睡一秒钟，他一定会丧命在笨重的大卡车车轮下。

清醒过来后他突然感到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几年前的那次经历还在脑海盘旋。几年前，在廷斯吕德市外他也差一点就撞上了一头麋鹿。但那天是因为天色已晚，前方雾蒙蒙的一片，而这次，却是因为他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都是疲倦惹的祸，至于疲倦的原因，他百思不得其解。6月初，他刚开始休假，疲倦就毫无征兆地包围了他。今年，他提前休假，但整个假期都泡在绵绵的雨中

了。当温暖晴朗的天气再一次光顾斯科讷时，已是仲夏过后，这时的他已结束假期重新投入工作。整个假期，疲倦都如影随形，只要一坐下他就会睡着，即使经过一长夜的酣睡，他也还是疲惫得必须强迫自己才能起床。开车的时候，他常常感到自己必须把车停在路边去打个盹才能继续前行。

在陪女儿琳达去哥特兰观光旅游的那个礼拜，女儿也问起过他为什么总是无精打采的。那天已接近旅行的尾声，当时他们住在布里斯维克的一家旅馆里。白天他们在哥特兰南端探险，然后在一家比萨店吃了晚餐才回旅馆。那天，夜景美得出奇。

女儿直截了当地问他怎么会这么疲惫。看着女儿在油灯灯光下的脸庞，他其实很清楚女儿心里早就有疑问了，但他只是耸耸肩回答说没事，并解释说，假期花些时间补充睡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琳达没有再问什么。但他明白，女儿并不相信他的话。

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事情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了，他的疲劳已经超乎寻常了，肯定哪里有问题。他尝试着去回想自身其他与重病相关的症状，但是除了偶尔半夜会因腿抽筋而惊醒外，他再也想不到别的了。想到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决定不能再拖了，早知如此，他真应该早点预约医生。

他发动引擎，摇下车窗，继续前行。尽管此时已是8月天了，夏日的炎热却丝毫没有败退的迹象。维兰德正开车前往父亲在勒德吕普的家，这条路不知已经走了多少次，但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父亲再也不可能坐在他那满是松油味儿的画室，再也不可能坐在画板前，反复画他那主题不变的风光画：或有或无的松鸡，若隐若现的太阳光好像悬挂在树上。事情已经快过去两年了，那天，格瑞德打电话到于斯塔德警察局告诉他，他父亲躺在画室的地板上，去世了。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他开车直奔勒德吕普，心里却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在院子里看到格瑞德，他才明白这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一个等待他去面对的事实。

两年的时间犹如白驹过隙，这两年，他尽可能常来看望格瑞德，但还是觉得次数不够。格瑞德还是住在父亲的房子里，父亲去世一年后，他们才开始认真清理那间画室，在那里他们总共找到了32幅已完成的画作。1995年12月的一个夜晚，他们坐在格瑞德的餐桌旁，列了一个父亲遗作继承人的名单。维兰德给自己留了

两幅，一幅画上有松鸡，一幅没有：女儿琳达和前妻莫娜每人都可以得到一幅。奇怪的是，妹妹克里斯蒂娜一幅都不想要，这使他很不满。格瑞德之前已经有了好几幅，因此他们还剩下 28 幅可以分配，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维兰德寄送了一幅给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的探员，他跟这名探员素来有些接触。接下来在分发了 23 幅给格瑞德的亲属后，还剩下 5 幅。

维兰德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剩余的画，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把它们付之一炬，更何况理论上，这些画是属于格瑞德的。可格瑞德却说，它们本该属于他和克里斯蒂娜，因为她太晚才走进他们父亲的生活。

维兰德开上了去往卡斯伯格的岔道，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他想到了自己将要面临的任务。5 月的一个傍晚，维兰德和格瑞德一起沿着亚麻地周边蜿蜒的拖拉机过道散步，格瑞德告诉他说，内心渐渐觉得孤独了，她不想再住在那里了。

“我不想在这里住下去了，他的身影一直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她这样说。

自然，他明白她的意思，换作他，他或许也会这么做。他们漫步在田间时，她请求他帮忙卖掉这所房子。其实这件事并不是那么急迫，完全可以等到夏末再说，但她却想要在入秋之前搬出去。她有个姐姐住在里基城郊，最近才丧夫，她想搬去那儿住。

现在正好有时间，维兰德今天休假，早上 9 点，于斯塔德的一个房产代理商会派人过来，维兰德将会和他一起商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在这之前，维兰德和格瑞德需要再检查一下他父亲的最后几箱遗物，上个星期他们就已经打包好了这些东西，他的同事马丁森开了一辆拖车过来，他们已经联系好了海德斯哥加郊外的垃圾场。维兰德心头的不安在潜滋暗长，在他看来，一个人生命的残余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就近的垃圾场完结。

现在父亲留下的，除了回忆，只剩下几张照片，五幅画，几盒旧信件和证件。他的生命已经消逝了，完完整整地结束了。

绵延的公路一直延伸到父亲的房子那里，维兰德开车下了公路，一眼就瞥见正在院子里等他的格瑞德。令他惊讶的是，格瑞德身上穿着跟父亲结婚那天穿的裙子。维兰德顿时哽咽了，对格瑞德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她就要离开自己的家了。

他们坐在厨房里喝咖啡，此时的厨房，从门到橱柜都是半开着的，露出空空

的搁架，格瑞德的姐姐今天会过来接她。维兰德会把一把钥匙交给房产代理商，自己留一把。他们又看了看两个小木箱里的东西，维兰德惊讶地发现，在那堆旧信件中有一双童鞋，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双童鞋就隐约走进了他的记忆——难道这些年，父亲一直都保存着这双鞋吗？

他把箱子抱到外面的车上，关车门的那一刻，他看到格瑞德站在台阶上微笑地看着他。

“这里还有 5 幅画，你没忘了吧？”

维兰德摇摇头，然后走向父亲的画室。画室的门是开着的。尽管他们已经扫过这里，但里面还是有股松油味，那个父亲不知用来煮了多少杯咖啡的咖啡壶依然立在炉子上。

他想，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这里了，但是他没有像格瑞德一样精心打扮，身上仍旧穿着松松垮垮的旧衣服。而且，要不是上帝眷顾，他此刻也许已经像父亲一样，离开了这个世界，琳达也会开着装满他的遗物的车去垃圾场。在他的遗物里，女儿会看到两幅画，其中一幅上面画着一只显眼的松鸡。

这里让他感到害怕。好像父亲还在这间阴暗的画室里，那些画都还挂在一面墙上。他拿着画走到车边，把画放进行李箱，然后用一条毛毯盖上，此时格瑞德仍然站在台阶上。

“还有别的东西吗？”她问。

维兰德摇摇头，“没有别的东西了，”他回答说，“一件也没有了。”

早上 9 点，房产代理商的汽车缓缓驶进院子，一名男子从车的后座走出来，出乎意料的是，维兰德发现自己认识他。他叫罗伯特·艾克布罗姆，几年前，他的妻子惨遭谋杀，被人弃尸废井中，该案件可以说是维兰德参与调查过的案情最扑朔迷离、最残忍恐怖的凶杀案。

他皱起眉头。他本来联系的是一家在全瑞典都有办事处的大房地产代理商，如果艾克布罗姆的公司现在还侥幸存在的话，也绝对不会隶属于这家公司——况且维兰德早就听说这家公司在露易丝·艾克布罗姆被杀害后不久就破产了。

带着疑问他走到门外的台阶上，罗伯特·艾克布罗姆还是记忆中的样子。记得他们第一次在维兰德的办公室见面时，罗伯特哭得很伤心，他的悲痛和对妻子的担忧真切感人。